

花开诗旅

一辈子的好人

■吕游

不认识她的时候，
她在工作单位，在社区，在茫茫人海，
像大海里的某朵浪花，开着。
认识她的时候，
她还在茫茫人海中，像某朵浪花，
我感受到了她的温度，
像冬天的阳光，那么温暖。

她不是牡丹，也不是玫瑰，
她就是一朵普通的，小小的太阳花，
在不起眼的地方上开着——
在一群老人的眼睛里开着，
在远方灾区，那些等待之人心坎上开着……
那是孤独的天空飞来的祥云，
那是荒凉的沙漠凝结的露珠，
那是失聪的耳畔想起的旋律，
那是疲惫的旅人嗅到的花香。

大海啊，浩瀚无垠！
我这匆忙的航船，总那么轻易错过。
但是，她总是在那里，
多少年来，像生根的岛屿屹立在那里，
不，还是说她是一朵浪花吧，
开在一望无际的海面——
不是被硕大的海风吹开，然后凋谢了，
而是总开在那里，
即便三月的春风吹过了，她
还是开着——
十年是她，二十年是她，七十年也是她。
路过的人总能看到，像朝霞一样鲜艳！
她说，她会开一辈子。
一辈子，她的眼睛里只有春风。

我认识她的时候，她还在那里。
只是，她躺在了病榻。
我知道，她为养老院老人们理发的那把剪刀
还在半空中，像明亮的阳光剪着，
剪出黎明，剪出细叶，剪出满园春色。
她的微笑还在，在脸颊上，
比报春花开得鲜艳，比冬天锅里的沸水
开得热烈，比额头的皱纹开得深情。

我说的老人，名叫谢清洁。

是不是该对这个名字说声“谢谢”，
谢谢一位老人几十年的坚持。
总有一片心灵是清洁的，
世俗的尘埃不能污染；
总有什么，是要被人尊重的，
像蚯蚓，那么小，却把坚硬的泥土翻松。

把我的身体也翻松吧，
把我那颗冰冷的心融化，
种下饱满的种子——
那是叫“雷锋”的种子，
那是叫“谢清洁”的种子，
一旦发芽，就不会凋谢，
那么从容茁壮地成长，
长成好人，长成一辈子的好人。

一壶春光

■马海霞

三爷爷爱喝茶。幼时的光阴里，常见他手持一把小陶壶，只有掌心大。因常在手里摩挲，粗陶也养出了包浆。
三爷爷喝茶时嘴对着壶嘴儿，轻嘬一口，然后半眯着眼睛，用手打着拍子，哼唱起了小曲儿。每当此时，三奶奶便撇嘴儿：“死老头子，又喝醉了。”喝茶也能喝醉？至少三爷爷是如此，因为他喝酒喝高了，也是这副样子。
对于茶，小时候的我是不敢喝的，唯恐像三爷爷那样喝醉了。三爷爷最爱逗小孩子，他常手持陶壶，坐在胡同口晒太阳。见小孩子路过，便一把逮住，二选一：要么喝一口茶，要么弹一下脑门。不过，胡同里的孩子都摸清了三爷爷的套路，还不等被他逮住呢，便高喊“三爷爷”，这一嗓子传到三爷爷的耳朵里，便可畅通无阻，弹脑门和茶事皆可免。
父亲也喝茶，但他喝茶与三爷爷不同，父亲喝大碗茶，属于豪饮，用暖瓶泡茶或大的搪瓷缸泡茶才够量。我常去村里小卖部给父亲买五毛钱一包的花茶。沸水泡开后，大瓣的茉莉花漂浮其中，清嗅一下，清香扑鼻。

父亲的小菜园

■刘小兵

早春时节，我回乡下看望父亲，只见他躬行在碧绿的田地间，一边撒着豇豆、扁豆、辣椒、茄子的种子，一边用小铲扒动着泥土，将这些圆润饱满的籽粒轻轻地覆盖在土地下，直待春光明媚的那一刻，小小蔬菜们能探出稚嫩的幼苗，挤挤挨挨地在春阳下快乐地生长。
多年以前，父亲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，他没有选择跟我在城里同住，而是带着母亲一起回到了乡下老家。那里有他的亲朋和至友，还有他钟情的菜园。父亲辟出的园子不大，但对闲不住的他来说，能时不时带着农具，自由自在地穿行在绿色葱茏之间，在阡陌之间除草、间苗、浇水、施肥、打药、收割，从春到冬，可谓过得既充实又快乐。况且，这种闲云野鹤似的田园劳作，让他的生活节奏既紧张又舒缓，在亲近庄稼和泥土的过程中，既能活动筋骨，还能借此修身养性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有了菜园，便有了寄托。于是，父亲种菜，总是那么一丝不苟。他会在疏松的表层土壤，铺上一层厚厚的稻草，然后细心地撒上生石灰，并均匀地倒上一些农家肥，之后浇上一些水，才算大功告成。
每天，晨光熹微中，父亲会早早起床，利用晨跑的时间，顺道看一看小菜园里蔬菜的长势。辣椒苗长歪了，他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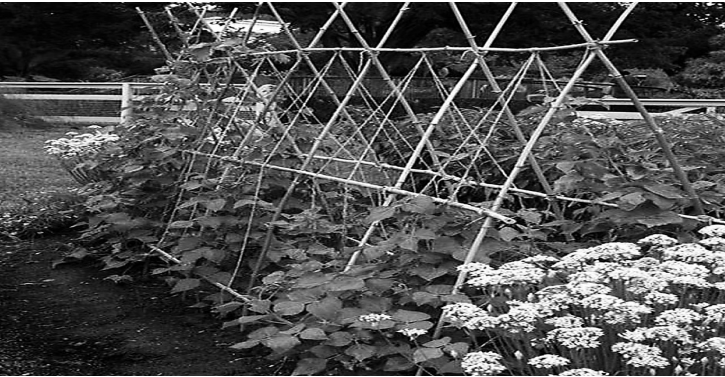
老妈练瑜伽

■吴圆圆

老妈的腰和肩颈一直不舒服，虽不影响基本生活，但总是觉得身子不爽利、不轻快。我挂念老妈身体，便给她报了瑜伽课，想送她去练习瑜伽。
一开始，老妈听说是练瑜伽直吓得连连摇头，忙说自己年纪大了，一把老骨头了，身体柔韧性没有那么好，她才不要赶什么时髦去练习瑜伽。在她的认知里，瑜伽都是年轻小姑娘的专场。她60岁的老人家去练习保准是个笑话。
老妈这个理由还真是把我逗乐了，我不得不耐心十足地花了半天时间给她讲解瑜伽的好处。好说歹说，老妈终于看在瑜伽课价格不菲的面子上上课了。

三爷爷喝的茶都是上好的，要用小壶泡，一次泡几个茶叶都得数着，少而精，慢慢饮，细细品。
一次我问三爷爷泡的啥茶，他笑着说：“明前茶，这茶名贵得很，茶树经过了一个冬天的滋养，待清明节前冒出了嫩芽细叶。七八个人采摘一整天，也不过采一斤，所以明前茶贵如金。”
三爷爷又说：“都说我喝茶小气，我哪里小气了。哪个小孩子从我身边路过，我都截住请喝茶嘛。”嘿，三爷爷这话说的，别说贵如金的茶，就是再好的东西，一把茶壶你也喝我也喝，多不讲卫生呀，当然还是喊“三爷爷”逃之夭夭为妙。
那年春天，我家和三爷爷家都批了宅基地，新房相邻。那时盖房子都是请亲朋帮忙。三爷爷也阔气起来，对来帮他盖房子的人好酒好烟款待，还泡了好茶。用大的玻璃瓶装着，一片片嫩绿的叶子在瓶子里舒展开来，上下漂浮，茶汤嫩绿明亮，看着就十分养眼。
三爷爷也送我家一小袋，嘱咐父亲说，这是明前茶，不要用沸水泡，80

悉心扶正；蚕豆绽出紫红的小花，他会轻声哼上一曲；小白菜蹿出手掌般高，他会情不自禁掏出手机，摄下照片发到微信朋友圈，与大家一同分享春种的乐趣。
夏天来了，明晃晃的阳光朗照大地，艳阳高照之下，父亲总是放心不下他的菜园，不待午休，他常常会头戴草帽，辛勤地穿梭于这畦小小的天地间。烈日下，黄瓜花被晒得萎靡，番茄叶东躲西藏地“羞涩”地打着卷儿……父亲见了，心疼不已，就像心疼自己的孩子，他立马找来遮阳网，给这些酷暑下顽强生长的生灵披上温情的“外衣”。
秋天时分，父亲的小菜园一片斑



我深知老妈的身体状况，不是跳舞、散步能解决的，必须对症下药，所以我给她报了一对一的瑜伽私教课。课前，我私下将老妈的身体状况详细地告诉了瑜伽教练，并请她务必让我老妈对练习瑜伽“上瘾”。
果不其然，下课时间一到，老妈就一脸欢喜地跑来，举起她的右臂给我看，“圆圆，你快看。我的胳膊能举到头顶了，以前顶多到耳根，真是太神奇了。我觉得脖子这地方真舒服。你有没有觉得我的背都挺直了。”老妈激动的心情无法言表，一直说个不停。
从那以后，老妈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，都会准时出现在瑜伽课上。一段时间下来，她的肩周炎问题改善很多，腰也很久没疼了，甚至还敢抱着外孙

度水温即可，不要用暖瓶冲泡，要用玻璃瓶子。喝茶虽说喝的是味道，但这么好的茶叶，看看也是一种享受。那天父亲冲好后，请大家喝，大家都说真是好茶，味道清新，回味甘甜。如春雨滴在心头，干半天活儿，喝上一口，浑身轻松又舒坦。
房子盖完了后，三爷爷围着新房转了三圈，高兴得又哼唱起来。三奶奶说：“这老头子，为盖房子舍了血本了，买了二两明前茶招待忙人。”三爷爷说：“妇道人家懂啥，人家来给咱家盖房子，让人家吃好喝好，垒砖和泥才有力气。”
后来，听父亲说，三爷爷平日的陶壶里装的根本不是名贵之茶，就是廉价的茶叶梗，但三爷爷爱逗笑，他那是用意念喝茶，清明前喝“明前茶”，谷雨前喝“雨前茶”。但盖房子时那二两明前茶倒是货真价实，还分我家一半儿，三爷爷喝茶果真不小气。
三爷爷性格乐观，他的“意念”喝茶法，让他不管喝啥茶，都能喝出一壶春光。

斓。彼时，正是收割的佳季，艳红的辣椒，青白的豆角，橙黄的南瓜，墨紫的茄子，纷纷伸出俏丽的脸蛋，透过一片油绿的枝叶，好奇地打量着外面的世界。通常，父亲会一大早就走进菜园，伸出他粗大的双手，精心侍弄这些菜蔬。一天忙碌下来，总是收获满满。这些来自大地、长自泥土的小生灵们，带着泥土的芬芳，个个青翠欲滴，鲜嫩无比，常常成为家中餐桌上的美食。
冬天，小菜园一片沉寂。冬阳朗照的时候，父亲会倒背着手，气定神闲地张望着脚下的那片园子，那目光里有关切，有体贴，更有他对土地缱绻的念想。

到处溜达了。原本僵硬的身体竟像柳枝一样柔软，可以完成许多高难度瑜伽体式。老妈时不时就在家给我们来个徒手倒立上墙，这真是惊羡了我们所有人。
左邻右舍看到老妈精神饱满、容光焕发的状态，都来讨要秘籍。老妈就跟当初我对她一样，认真和大家讲解练习瑜伽的好处，最后还带上了好几个姐妹，一起去瑜伽馆团购报名。
老妈的服装之前都是土味十足的中老年款式，自从爱上瑜伽后，她穿衣的品位直线上升，课上穿的都是最时髦的服装款式。专心练习瑜伽的时候，哪里是什么老太太，简直是青春无敌美少女啊。